

析論中共「軍事軟實力」之建構與實踐

著者／簡子文 許至璿

政戰學校專94年班、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研究所101年班
現為國防部政治作戰教育訓練中心教官。

陸軍官校專86年班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運籌管理系碩士班100年班
現為國防部政治作戰教官訓練中心教官。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探討中共「軍事軟實力」的概念建構與其實踐方式，以為提升國軍軍事軟實力提出具體建議。經研究發現中共軍事軟實力定義應修正為「軍事領域中任何行為主體，透過非強制性手段，影響任務地區的群眾或個人，以達成軍事任務達成的能力」方能切合其實際的運用方式。

中共軍事軟實力於2006年提出，其學界對於軍事軟實力之運作各有不同見解，較晚近的論述則慢慢趨於一致，可歸納為國際軍事傳播、軍隊政治工作、軍事外交等3個運作模式。

我國發展軍事軟實力的具體作為應以參與國際性非戰爭軍事行動、政治作戰、戰略溝通、強化軍事倫理與軍人武德為基本途徑。

壹、前言

1990年美國越戰失利，各界開始對美國實力進行評估，對其是否衰弱產生一連串的辯論，對於這樣的論點，奈伊(Joseph S. Nye Jr.)在《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期刊中發表〈改變中的世界力量本質〉(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和

〈軟實力〉(Soft Power)等文章，亦出版《勢必領導：改變中的美國力量本質》(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以軟實力概念駁斥當時的美國衰弱論。

2001年美國遭受911恐怖攻擊事件的打擊，隔年，奈伊的另一本著作《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為何美國不能專斷獨行》(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付梓。奈伊認為，經歷此事件後，美國必須認清其實力的不足之處，儘管是世界唯一超強，未來一百年內也無人能出其右。但其矛盾之處是，美國的實力並沒有大到可以單獨解決任何像是全球氣候變遷與恐怖主義等問題，而必須仰賴其他國家的合作，若一味地邁向單集體系，將會是削弱美國自身力量的主要原因。

2004年奈伊再推出《軟實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指出美國在遠征阿富汗、伊拉克等一意孤行的作為後，伴隨而來的是反美情緒的高漲，若一再強調軍事能力而忽略軟實力的重要，將付出更高代價。

2006年中共開始注意軟實力對世界政治造成的影響力，前領導人胡錦濤指出：如何增強我軍的軟實力？是需要認真研究並切實加以改進的重要問題，促使了「軍事軟實力」概念的誕生。¹「軍事軟實力」係由中共率先提出，奈伊也承認，軍事武力是能夠產生軟實力的。然而，在他的論述或專著中，並無任何「軍事軟實力」(Military Soft Power)的詞彙出現，在任何西方學者的論述當中亦然。反而，作為世界軍事強權之一的中共，對軍事軟實力之建設相當重視，認為軍事軟實力不能單獨存在於硬實力之外，軍事實力若沒有軟實力的輔助，

亦不能發揮實力的最大化。

對較之下，我國對於「軍事軟實力」的研究相當欠缺。在國內軍事資源日益縮減的窘境下，如何強化軍事軟實力，與硬實力發揮加乘的效果實屬必要。綜上，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從軟實力的觀點，檢視以下的研究問題：中共軍事軟實力的定義為何？與奈伊軟實力概念有何不同？中共軍事軟實力實際運作為何？期能對我國軍事軟實力提升的具體作為提出建議。

本研究計有5個單元：前言；中共軍事軟實力、軍事軟實力的運作、國軍軍事軟實力發展啟示、結語。

一、軟實力的定義與內涵

(一)軟實力的定義

「軟實力」(Soft Power)，係由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提出，他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教授，曾擔任美國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1990年，他在《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期刊中發表〈世界力量的本質正在改變〉(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等文章，初步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2004年，他在《軟實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進一步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強化了他對軟實力的論

點。至此之後，引發了學者對軟實力的熱烈討論。此概念自提出以來到《軟實力》一書的出版，前後歷經十幾個年頭，過程當中，有些懷疑派論者反對軟實力這個想法，更有分析家認為軟實力只不過是流行文化力量而已。基此，奈伊針對這些論點，均在《軟實力》書中一一回應。他指出，軟實力為一種「透過吸引(attraction)而非強迫(coercion)或報償(payments)，進而獲得你想要的東西(get what you want)的能力。」²雖然奈伊的定義相當明確，但若僅從字面上的意思解讀，是容易將軟實力誤用的，因此，要全面且深入的了解軟實力概念，尚需瞭解其內涵。

(二) 軟實力的內涵

1. 軟實力是吸引的柔性手段

奈伊軟實力概念的啟蒙，是受到名政治學家巴克萊奇(Peter Bachrach)和巴拉茨(Morton Baratz)兩位學者的影響。³1962年，這兩位學者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實力的兩個面向〉(Two Faces of Power)⁴，啟發奈伊「實力的第二種面向」概念。⁵次年，又提出〈決定與非決定：一個分析架構〉(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⁶提出實力的「吸納」(co-optive)性質，促使奈伊認定軟實力是「吸引」、「非脅迫」的柔性手段。

從奈伊的論述當中(如表1)可發現，軟實力

的構成，必須建立在「非脅迫」的「吸引力」基礎之上。反之，則不能視為軟實力。

2. 軟實力具有「目標性」

軟實力的重要意義，是達到「獲得你心之所欲」之目的，「吸引」、「非脅迫」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達到「所望目標」。它強調對目標所產生的「效果」，依據「行為主體」對「被行為者」所影響的程度進行判斷。當實力的「行為主體」採用「柔性手段」使得「被行為者」對其實力採取積極認可的態度，甚至主動迎合「行為者」的利益訴求時，該實力才真正產生了奈伊所定義的軟實力的現實效果。當此效果產生的同時，才能真正被當作軟實力來看待，否則即便是滿足了「柔性手段」的要求，也只會作為潛在軟實力資源而存在。

鑑此，論斷軟實力是否發揮作用應當包括兩個條件：

第一，軟實力的作用方式要是非強制性的、主要依靠吸引力來發揮影響，其作用途徑是隱性的，滿足這一標準的實力資源即為潛在的軟實力資源。

第二，最終決定軟實力存在與否的是依據在「被行為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需進一步探究是「被行為者」對於「行為者」權力的積極認可還是消極抵觸、是否達到了施動者的預期。只有「行為者」的實力效果符合其預期，潛在軟實力資源才真正可以被視為發揮了軟實力。

二、中共軍事軟實力

(一) 軍事軟實力的定義

2006年，胡錦濤指出：「如何增強我軍的軟實力？是需要認真研究並切實加以改進的重要問題，望認真研究。」自此之後，中共便展開了軍事軟實力的廣泛研究。⁸

奈伊認為軍事也可以產生軟實力，⁹但在他的論述或專著中，並無任何「軍事軟實力」(Military Soft Power)的詞彙出現，在任何西方學者的論述當中亦然。反而，「軍事軟實力」一詞係由中共率先提出，並掀起其學界一股研究熱潮。研究指出，中共學者在論及軍事軟實力概念時，係以奈伊軟實力觀念為依歸。¹⁰

鑑此，本研究在歸納中共學界軍事軟實力論述的同時，將以奈伊的軟實力觀點檢視之，並釐清其中的同質與差異性，期能精確地探求軍事軟實力的定義。

中共黃建國、王幸生、吳志忠等人認為，軍事軟實力是「一個國家軍隊基於自身性質、軍事思想、軍事文化傳統、自身形象等所產生的一種戰略能力」。¹¹湯光鴻則指出，「軍事軟實力是指軍隊的文化素質、戰鬥精神、思想作風和外在形象所構成，形成軍隊的潛力及國際影響力」。¹²

楊長春、劉戟鋒界定軍事軟實力為「透過對軍事理論、編制體制、軍人素質尤其是理想信念、戰鬥精神、軍事文化等各種資源的創造性開發、發展、發揮，所形成的己方凝聚力、鼓舞力，對敵方的威懾力、打擊力，以及對友方的感染力、影響力的統稱」。¹³彭化義將軍事軟實力視為一種「由軍事文化力、軍事思想力、軍事精神力、軍事觀念力形成的綜合軍事影響力」。¹⁴馬根生則認為，軍事軟實力是由軍隊的政治屬性、軍事文化、軍事外交、軍隊

表1 奈伊軟實力論述

著 作	內 容	性 質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如果我的行為是透過可察知但又無形的吸引力所決定—軟實力就發揮作用了。	吸引
Smart Power	一個國家也許可以在世界政治中獲得它想要的結果，因為其它國家想要追隨它；讚賞它的價值；以它為模仿的對象；追求它繁榮與開放的程度。	吸引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軟實力是一種透過吸引他人而非威脅或利誘，而獲得你心之所欲的能力。	吸引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某個國家若得以在國際政治中獲得其所欲結果，有可能是由於其它國家願意追隨它，欽慕其價值觀，學習期發展歷程，或渴望達到與其相同之繁榮開放程度的原故。	吸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⁷

形象等所構成的非物質力量集合體；是通過非強制性手段影響和塑造他方從而追求軍事戰略目標的能力。¹⁵

鐘曉書、魏超則提出，「軍事軟實力是一支軍隊運用思想文化、政治價值觀和政策制度的吸引力等各種無形資源，以自身的價值標準和政策制度來設置議程，並影響、吸引和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和制度安排的力量」。¹⁶周永壘指出「軍事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軍隊基於自身的性質、軍事思想、軍事文化傳統、自身形象等所產對己的凝聚力和集成力，對敵方的威懾力和瓦解力」。¹⁷

又中共的媒體中，亦有對軍事軟實力的相關論述。例如，《新華網》在〈如何打造大國軍事軟實力〉文中指出，軍事軟實力是指通過對軍事理論、政策制度體制、軍事素質，尤其是意志信念、戰鬥精神、軍事科技、軍事訓練、軍事管理、軍事文化、軍事外交及宣傳等各種資源的創造性開發、發展、發揮，所形成的對軍隊的凝聚力、鼓舞力、動員力、整合力，對敵方的震懾力、瓦解力，以及對友方的感染力、同化力之和；它是影響、改變人們思想、心理的軟性力量；在軍事實踐特別是作戰實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¹⁸

綜合以上軍事軟實力的論述當中，可歸納中共軍事軟實力的定義為：「軍事軟實力是在軍事領域中，透過非強制性手段，達到威嚇敵方、吸引友方、團結己方，以達成軍事戰略目

標的能力。」

（二）軟實力與軍事軟實力

充分瞭解了軟實力與軍事軟實力之定義之後，不難發現兩者概念類似，但仍然有其差異性，值得深入了解，方能對中共軍事軟實力概念建構，有較為清晰的認識。本研究區分「行為主體」、「目標對象」及「手段運用」等三部分，釐清軟實力與軍事軟實力之異同。

1. 行為主體

2004年，奈伊在《軟實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以國家之間的互動論述軟實力的論點，主張軟實力是一種吸引的能力，這種吸引力不是來自於強制力或強迫力，也不是來自於給予或報償，這種吸引力來自於國家的文化、政治理想或政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一個國家的政策若在大多數人眼中都具有正當性、合法性，那便會強化其軟實力。¹⁹

澳洲專家英齊克里夫(Mark Hinchcliffe)指出，軟實力通常是由一國的價值、信念與制度思所產生，縱使各個國家透過軍事機制來追尋軟實力選項的例證，已經變得非常明顯，軟實力還是一種非軍事的國家機制範圍。²⁰中共學者閻學通與徐近二人曾指出：軟實力是一國的國際吸引力、國際動員力和政府國內動員力的總和。此種界定方式，強調以國家為行為主體，產生對外的行為與政策目標，若按此脈絡

延展與運用軟實力，那其運用範圍將大大地受到限制。中共軍事層面的軟實力也就毫無立論之基礎。但值得慶幸的是，奈伊或許也注意到了此種侷限性，曾以軟實力概念為主軸，為文論述一個領導者如何運用軟實力去影響他人，進而達成自我的目的。²¹不難發現，奈伊晚近的軟實力運用上，行為主體已經從指涉國家轉變至任何層級的行為者，也消弭了軍事軟實力層次運用的限制，換言之，軟實力行為主體的外擴，合理了中共軍事軟實力的論述。

此外，在楊長春、劉戟鋒《論軍事軟實力》書中，強調軍事軟實力對於「己方」的作用，主要是凝聚力與鼓舞力的體現。然而，凝聚鼓舞力源於軍人堅強的精神支柱、官兵一致的團結和諧、對於官兵權益的高度關心以及科學合理的編制體制。²²由於這四項因素產生了軍事軟實力，進而提升其「軍隊」的凝聚力。

在鄧一非《論提升軍隊軟實力》中，則強調軍隊可從培育軍人的核心價值觀、貫徹以人為本的治軍理念、發揮優良傳統的精神穿透力以及塑造軍人特有的榮譽感等方面著手，提升其軍事軟實力，以達到「凝聚軍心」的目標。²³

從這些學者的論述中，可發現其行為主體為「軍隊」，吸引的目標對象亦為「軍隊」，換言之，其軍事軟實力是「主體」吸引「主體所涵蓋的目標對象」，這似乎與奈伊目標對象的訴求，有所差異。若能具體指出從軍隊自身凝聚力的表現，間接提升軍隊形象，並讓民眾

產生信任而認同；或者讓其他國家的軍隊所效法，較能符合奈伊所謂的軟實力表現。

2. 目標對象

從奈伊的論述當中，可發現其目標對象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凡是可透過吸引、同化的，都可能是其欲影響的對象。軟實力是透過柔性的影響，說服人心，達成所與目的的能力。因此，軟實力的目標對象，必須是可以說服、溝通的，可發現各國的人民，抑或是由人民所組成的各種組織、團體、政府、國家等，都是軟實力的目標對象。

中共軍事軟實力，是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藝術，²⁴在過去，軍事領域的目標對象著重在敵人的軍隊，但面對新形態的戰爭，民眾將融入武裝衝突中，非國家行為者的出現與衝突，已經導致戰爭的面貌已經大幅改變，在這些戰爭的過程中，實在難以脫離以民眾為重心的趨勢。²⁵基此，戰場的界線是相當難以明確界定的，將軍事目標對象清楚劃分為平民或軍隊的可能性將會消失。一個國家的社會與政治，意志，主要是由民眾所形成，因此戰爭的焦點與重心為平民百姓。英國史密斯(Rupert Smith)將軍就指出，誰能夠爭取民眾的心智(hearts and minds)，進而轉變人民個別的意志，誰就能獲得最後的勝利。²⁶中共學界亦指出，要增強軍事軟實力，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²⁷基此，中共軍事軟實力的對象亦是以影響平民百姓為基

礎，以期獲得最後的所望目標。

3. 手段性質

就手段性質而言，軟實力與軍事軟實力都依賴著各種性質的手段，進而影響「目標對象」。軍事軟實力主張「非強制性」，這似乎與軟實力「非脅迫性」的概念雷同，²⁸但其中隱含著細微的差異。

軟實力的非脅迫性，主要來自於「吸引力」的影響。然軍事軟實力的非強制性，著重的是「非武力性」。「非武力」的性質可以導致吸引、凝聚、甚至是威嚇。軍事軟實力對於吸引、說服等影響力的運用，較偏向友軍。²⁹對於敵方，中共強調的是「威嚇」、對於己方則是「凝聚」。中共將這些原本不屬於軟實力內涵的影響能力，歸納到了軍事軟實力當中，顯然擴展了軍事軟實力的運用範圍。其實，中共軍事軟實力是一種軟性的軍事運用方式，主要在改變目標對象的精神和心理，以瓦解對方的戰志為目標，希望藉由無形戰力的發揮，增強有形戰力，達成軍事作戰任務，這與軟實力的吸引與說服目的取向不同。³⁰

由上述可知，中共學界在軍事軟實力的定義上，雖然承襲奈伊的軟實力概念，但並未完全相符。對於這樣的差異性，中共指出，這是中共基於與西方國家在國情的差異之下，所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軟實力概念。³¹

三、軍事軟實力的運作

中共探討軍事軟實力的文獻、著作繁多，

各學者的論述尚有分歧，早期中共軍事軟實力體現層面被普遍提出的有軍事思想、軍事文化傳統、自身形象、軍事理論、編制體制、軍人素質、戰略思維、外在聯繫心理因素、創新能力、軍事傳播、軍事思想、軍事精神、軍事觀念、政治價值觀等。³²值得慶幸的是，較為晚近的學者以系統方式歸納中共軟實力運作層面，如馬根生、鐘曉書、魏超、周永壘等人綜析了中共軟實力的運作層面為軍事傳播、軍隊政治工作、軍事外交等面向，大致獲得了學界的共識。³³大以下就上述3個面向，分析中共軍事軟實力的運用。

（一）國際軍事傳播

中共認為，一個國家如果能掌握話語權，這個國家將比其他國家更強大，掌握話語權，便能掌握軟實力，而掌握軍事話語權的方式，就是有效利用國際軍事傳播。³⁴隨著中共國力的日漸茁壯，國際上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已經對中共國際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研究顯示，網際網路上的英文訊息佔95%以上，中文訊息不到1%，在整個網際網路的訊息輸入、輸出之中，中共僅佔了0.1%及0.05%，³⁵顯見中共在國際上輿論主宰能力的欠缺。為了突破國際輿論環境的窘境，中共廣泛建立軍事網站，如解放軍報網路版脫胎而來的「中國軍網」、聲稱最具權威的「中國網軍事」，及其他如2005年，開設的政工網和新華網軍事頻道、中國廣播網軍事頻道以及一些中共軍事院

校，如中國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第一軍醫大學等建立的網站。此外由民間自組的軍事網站也已經超過500多個之多，便於利用廣大網民拓展輿論傳播管道。對此，中共表示，這些軍事網站對外軍展示其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和平之師的形象，宣傳軍隊建設的新成就、新經驗，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發揮了巨大作用。³⁶

中共希望能創設類似美國CNN的國際媒體，擴大國際傳播的覆蓋面與影響力，無論是中共對內發行的報刊，或是廣播電視及網站，紛紛創設英文版。例如：《解放軍報》於2003年開設的「中國軍網」英文版，被國外考察團譽為「透視中國軍隊的一扇窗」，中共官方認為這對於反駁國際甚囂塵上的「軍事不透明」和「中國威脅論」等負面形象，具有正面效果。³⁷

綜合以上，對於中共積極地拓展傳播管道的種種作為，及其帶來的傳播成效，其傳媒不諱言地指出：「已抓到面對傳媒的要領」³⁸。說明中共為突破失衡的國際傳播環境，不但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及人際傳播管道，甚至兩者交互運用，達到強化輿論影響力的目的。

（二）軍隊政治工作

中共學者認為，軍事軟實力具有內部作用力與外部作用力。³⁹就內部作用力而言，軟實力是透過思想、組織工作，將軍人的理想信念、共同價值觀、民族榮譽感、知識素養、技術水平等非物質性要素，以強化部隊精神戰力，並且運用組織與思想工作等非脅迫性手段，解決

部隊教育訓練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就外部作用力而言，軍事軟實力是透過，特定的資訊刺激、影響目標對象的立場、觀念、態度、思維、認知、決策及行動以達成軍事任務甚至國家戰略。⁴⁰這些論述與其政治工作概念有所重疊。更有學者直接指出，政治工作是軍隊軟實力的基礎要素，⁴¹亦是軟實力實戰運用的基本途徑。⁴²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共而言，軍事軟實力的範疇涵蓋其政治工作，兩者並不能畫上等號。

其實，中共軍隊政治工作對內是一股凝聚的力量，對外則是一種軟性作戰方式，主要目標在於強調影響目標對象的心理狀態，或者瓦解敵方的戰鬥信念為著眼，希望藉由軟性力量的提升，與有形戰力產生加乘效果，達成軍事作戰任務或國家戰略目標。這或許與奈伊軟實力概念所著重的吸引力取向有所不同。但由於政治工作具有「非強制、溝通與說服」的性質，⁴³從形式上大體而言和奈伊的軟實力概念相類似。但若從本質上而言，則要從是否產生「吸引力」為其區分標準。若舉例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概念來分析，從「屈人之兵」的手段上可以是武力威嚇，或者是利用自由開放的民主價值去吸引敵人的心悅誠服，就後者而言，就屬於奈伊所論述的軟實力範疇。⁴⁴

（三）軍事外交

軍事外交是走出去的軍事軟實力，⁴⁵透過不同國家的溝通、交流與協商，可創造不同國家

互利互惠的雙贏關係，尤其是透過軍隊形象的宣揚，軍事價值理念的傳遞等途徑，都可以促進各國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可能。⁴⁶中共軍事外交，已經在國際關係體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軍事外交活動主要包括軍事交流、國際維和、人道救援、軍事援助、聯合軍演、國際軍控等，⁴⁷以促進國家間交流與合作。而中共軍事外交軟實力的具體例證，如自1995年開始每兩年公布國防白皮書；自1997年開始與俄國、巴基斯坦、蒙古、越南、菲律賓、日本等12國展開安全機制磋商，推動地區安全合作機制；自2002年起開始與外國軍隊舉行聯合軍演；對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泰國、馬爾地夫等實施緊急救災援助；也曾向20多個國家派出軍事留學生200餘名，接受90多國軍事留學生到中國軍事院校學習；亦或參與了《全面禁止核武試驗條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等多項國際軍控談判等。近期的外交活動是與俄國聯合軍演，體現了雙方高度的軍事互信，讓雙方的戰略合作關係更為密切。學者專家更指出因為只有雙方進入高度戰略互信基礎實，才能進行暴露己方實力的軍演。⁴⁸另於2014年4月23日中共於青島舉行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年會，並與南亞、東南亞國家一起舉辦海上聯合搜救演習，增進相互了解，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以反駁中國威脅論。⁴⁹這些例子都一再的顯示中共運用軍事外交提升軍事軟實力的手段，相當廣泛與成熟。

四、國軍軍事軟實力發展啟示

（一）須掌握軍事軟實力運用邏輯

首先，中共定義軍事軟實力為「軍事軟實力是在軍事領域中，透過非強制性手段，達到威嚇敵方、吸引友方、團結己方，以達成軍事戰略目標的能力。」然而，中共在軍事軟實力的實際運用上，威嚇的對象不僅止於敵方、吸引的對象亦不侷限於友方，同理，團結的對象也不單指己方。顯見，其運用邏輯上強調的是對於目標對象（不論敵方、友方或己方）能夠產生多大程度地影響，而非侷限於各種性質的影響力所對應的目標對象。基此，本研究修正中共軍事軟實力定義應為「軍事領域中任何行為主體，透過非強制性手段，影響任務地區的群眾或個人，以達成軍事任務達成的能力」較能切合中共軍事軟實力的運用邏輯。

再者，軍事軟實力的建構基礎源自於奈伊軟實力概念，但若僅從軟實力運用邏輯思考中共軍事軟實力建構，則會有相當程度的誤解，其原因乃在於中共軍事軟實力泛化了軟實力運用層面。若我們仔細分析中共對軍事軟實力的見解，不難發現其所謂的軍事軟實力實認知與界定方式與奈伊對軟實力的認知範圍與界定模式不同。基此，我軍在發展軍事軟實力的同時，必須釐清思維理路，究竟是依據奈伊軟實力概念建構，亦或從中共的理論視角出發，都是必須思考的課題，若將軍事軟實力建構在一個不穩固的概念意涵上，則無法劃定軍事軟實力的

界線，更遑論對我軍在軍事軟實力的提升上提出具體建言。

（二）積極參與國際性非戰爭性軍事行動

由於國家資源分配的取向不同，我國或許無法向中共一樣在軍事上有豐富的資源從事軍事交流、國際維和、人道救援、軍事援助、聯合軍演、國際軍控等軍事外交，但積極地將軍隊被派往任務所在地從事相關活動，特別是非戰爭性的軍事行動，也可以是我軍事軟實力展現與發揚的一種方式。⁵⁰

就國內而言，國軍從事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在各次的救災任務中，均獲得來自國內民間、大眾傳媒、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高度讚揚，⁵¹國軍儼然成為救苦救難，聞聲救苦的象徵。⁵²相對而言，我軍在國際的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經驗則相當欠缺，事實證明，國軍有能力執行這樣的任務，並且確實在軍事軟實力的提升上，具有顯著成效。例如民國99年1月12日，我國友邦海地共和國（Republic of Haiti）發生嚴重地震，我國特別派遣空軍493聯隊C-130運輸機執行「慈航任務」，代表政府執行賑災任務，海地駐多明尼加大使感動的說，海地人民會永遠記得中華民國人民的愛心；同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美國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等多家主要國際媒體，對於我國政府單位及民間組織積極迅速參與國際救援行動，均給予高度肯定。⁵³

又例如民國102年11月，菲律賓遭海燕颱風重創，亟待國際救援，我國軍於12日派遣運輸機馳援菲國，運送各界物資，協助菲國災後重建。過程中我國軍與菲律賓軍方及當地慈濟人員，協力完成物資發放，充分展現尊重、互助及合作之專業素養，亦獲得菲國民眾的感佩。⁵⁴基此，我們不該妄自菲薄，以現階段國軍的能力，復以積極的國際參與，絕對能在國際的舞台上嶄露頭角，提升我軍事軟實力。

（三）視政治作戰為發展軍事軟實力的重要途徑

軍事軟實力與軍隊政治工作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仔細論其運用的方式，可以發現兩者極為相似，因此探討與落實軍事軟實力的建構，實非政治作戰機構莫屬。學者指出，我國政治作戰的專業編組與概念，幾乎與軍事軟實力發展不謀而合，只不過隨著近年來的組織變革，功能與能量已經過度萎縮，⁵⁵例如精粹案規劃下，國防部藝工隊於2014年隨政戰總隊藝宣中心裁撤而走入歷史，令多數曾經服務於藝工隊的藝人們，深感惋惜。⁵⁶其實，政戰總隊藝宣中心有無可取代的價值，特別是在軍事軟實力方面，藝宣及文化工作可為軍事軟實力作出實際貢獻；忽略此一軍事軟實力，對硬實力的影響無庸置疑，更遑論填補軍事硬實力的空隙。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人員如何精簡，組織如何調整，軍隊始終存在「人」的問題，就國際現勢的狀況而言，一國的軍力再強，仍要

顧及任務地區的「民心」向背，才能達成最終的勝利，否則，則會如同美國打伊拉克戰爭一樣，贏了戰爭，卻輸了政治。中共領導人有感於此，及考量當前戰略環境運用軍事軟實力的適切性，促進了軍事軟實力的研究深度與廣度，讓軍事軟實力的內涵大幅擴充，並與其他相關概念重疊，如精神戰、心理戰等，突顯其軍事軟實力與政治工作密切相關。然而，我國近年來雖有論述嘗試賦予政治作戰新的意義與任務，如救災、人道救援、軍事援助、和平行動、海外政權防衛等，但都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具體地在這些任務中提供協助，仍然沒有定論。⁵⁷但若從更高的視野來看，例如將政治作戰提升至國家安全會議，則可以協調各政府部門以共同開創國家利益為前提，提供總統重要的國家經略方針，並由上下一脈的指導方針，統合各種資源，共同達成國家戰略目標，如此一來對我政戰軍事軟實力的發展趨勢，應是一重大變革。⁵⁸

(四) 強化戰略傳播能力

軍事軟實力的成功不是具備能力即算完成，而是要視軍事軟實力的擴散與達成效益而定，擴散及效益的關鍵基礎在於戰略傳播，⁵⁹國軍長年持續執行軍事媒體傳播的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國防部青年日報社及漢聲廣播電台（政戰總隊播音大隊），是國軍「戰略傳播」的重要管道。⁶⁰

值得一提的是，戰略傳播的目標對象是在國

際領域當中，他國的民眾，綜觀國軍各新聞傳播網站，雖然開闢了英文閱覽模式，但其形式卻是將國外的英語新聞照轉，換言之，國軍的動向並無法透過網站傳播到全世界以影響國際目標受眾，若可將國軍相關演訓、測考、操演加以包裝，並以英文甚至其他語言行銷國際，必能有效地拓展我國軍事軟實力。

此外，媒體傳播在國際強權競爭扮演著重要角色，目前國軍與共軍或西方國家軍隊相較，媒體的基礎薄弱，資源也相對有限，因此，為了提升軍事軟實力，必須擴大媒體的傳播管道。現階段國軍透過新媒體的運用，包括陸續開闢了相關社群網站、youtube微電影等互動平台，都是擴展媒體傳播管道的具體嘗試，惟正處萌芽階段，尚在嘗試與摸索。就提升軍隊形象的效果而言，從各軍事院校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的數量或國軍youtube影音的正負評比率上發現，成效尚待評估。但不容否定的是國軍在拓展媒體管道及提升軍隊形象確實下定決心。若能利用新媒體平台，透過與網民的互動，切實運用「瞭解」（understand）、「從事」（engage）、「影響」（influence）等戰略傳播的核心作為⁶¹，必能取得民眾的共鳴，達成所望的軍事目標。

再者，若進一步輔以運用各種獎勵的方式，鼓勵民間自組軍事方面的討論區或論壇，亦或各種新媒體的運用，一方面可透過第三者，站在客觀立場傳播有利國軍的言論，以強化說

服、影響的能力，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利用國際網民，將國軍訊息發向世界，相信對國軍的影響力可帶來正面效應。

(五) 重視軍事倫理與軍人武德教育

和共軍一樣，英軍也強調核心價值的重要性。其陸軍以優秀聞名於全世界，這強烈地反映在其軍官與士兵身上。這些名聲源自於明確的承諾、自我犧牲奉獻與相互信賴的價值信念而來，這些價值觀不僅是言詞而已，必須對其產生信仰並以此為生活標的，因此，這些價值與標準必須滲透到每一個指揮單位與組織，直到這些東西變成自然而然為止。⁶²軍人價值觀反映了國家對軍隊的根本要求，決定著軍隊的方向，引領著軍人的理想、信仰和行為，是軍人的精神支柱，是軍人完成其肩負使命的根本保證，是強化部隊戰力的思想基礎，也是養成軍人道德品質的先決條件。⁶³

軍事倫理與軍人武德一直是國軍所強調的核心價值，軍人的品格攸關軍隊的形象，軍隊形象則直接影響政府以及民眾對軍人的信任與否。⁶⁴擁有核心價值觀的軍人通常受到人們認同，進而可以獲得人民的支持，但必須經歷教育培塑的過程。正確的軍人價值觀不是與生俱來，不是到了軍隊就突然領悟的。是必須透過不斷的觀念灌輸和教育引導，才能使官兵從根本上瞭解軍人的價值是什麼；為什麼要確立正確的軍人價值觀，從而增強其辨別是非的能力，並提高實踐的自覺性。⁶⁵

擁有軍事倫理、軍人武德價值觀的軍隊，在從事軍事行動時，才能較大幅度地吸引或感召任務地區的民眾協助目標達成，也才能發揮軟實力功能。但是，如果軍隊在任務地區的日常生活與言行被認為是粗暴的，無理的，惡劣的，那麼軍隊做再多的事，都無法影響其目標對象，達成所欲，軍事軟實力又怎麼能發揮作用呢？換言之，在發展與建構軍事軟實力時，必須讓官兵無時無刻都謹記軍事倫理，讓軍隊展現出合宜與適切的舉止，以強化、加深軍隊所做所為的吸引力。⁶⁶

貳、結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的分析，梳理中共各學者軍事軟實力概念的論述歸納其定義為：「軍事軟實力是在軍事領域中，透過非強制性手段，達到威嚇敵方、吸引友方、團結己方，以達成軍事戰略目標的能力。」

透過與軟實力「行為主體」、「目標對象」及「手段性質」的比較後發現，中共軍事軟實力與奈伊軟實力強調吸引、說服的能力有所不同，軍事軟實力是一種非強制、非武力性的實力運作方式，其手段的性質不僅止於吸引力的運用，更參雜了威嚇、凝聚力等非軟實力概念的範疇，其實踐的途徑是國際軍事傳播、軍隊政治工作、軍事外交等，其中又以政治工作為中共軍事軟實力運作最為直接、基本的途徑，若僅由軟實力的運用邏輯解讀軍事軟實力的運

用，則無法清楚瞭解中共軍事軟實力的實際運作方式。

我國在發展軍事軟實力的同時，應先釐清兩者概念運用邏輯的差異，才能在相同的概念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提升軍事軟實力之具體作為。由於中共軍事軟實力定義上，手段性質(威嚇、吸引、團結)與對應的目標對象(敵方、友方、己方)的混淆，本研究修正其定義為「軍事領域中任何行為主體，透過非強制性手段，影響任務地區的群眾或個人，以達成軍事任務達成的能力」。

由共軍建構軍事軟實力的具體作為來看，當前國軍其實已經具備軍事軟實力的基礎能量，不論在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政治作戰、戰略傳播、軍事倫理等方面，都可以直接具體的提升我軍事軟實力，但必須強調的是，軍事軟實力的經營並非一朝一夕，並且無法運用具體的測量工具加以衡量，因此常常遭到忽視，然而在國防資源日益短絀的同時，如何運用軍事軟實力，填補、強化軍事武力的不足，確實是國軍應正視的問題。

1 楊春長、劉戟鋒，《論軍事軟實力》（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8年10月），頁1。

2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x.

3 劉德斌，〈「軟權力」說的由來與發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4期，2004年7月，頁55-56。

4 Peter Bachrach &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1962, pp. 947-952.

5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5.

6 Peter Bachrach & Morton S. Baratz,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7, No.3, 1963, pp. 632-642.

7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7. ; Joseph S. Nye, Jr., “Smart Power,” Leadership Excellence, 26(2):18, 2009. At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Leadership+Excellence+0209_ap&source=web&cd=1&ved=0CCYQFjAA&url=http%3A%2F%2Fwww.findthatfile.com%2Fsearch-72258180-hPDF%2Fdownload-documents-leadership-excellence-0209_ap.pdf.htm&ei=eAhwT6TUJaKimQXBvKm0Bg&usg=AFQjCNE-UJyj5SZDIGPFIF-k7CK0CYoNTA (Accessed 2014/9/20)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9, No. 2 (Summer, 2004), pp. 255-270. At <http://www.maeganandjoe.info/temp/School/A-PSMG%204347%20-%20GLOBAL%20PERSPECTIVES%20ON%20TERRORISM/Unit%204/14448732.pdf> (Accessed 2014/9/20) ;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

8 同註1，頁3。

9 Nye, Joseph S. Jr., “The Military and Soft Power ,” The Huffington Post.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seph-nye/the-military-and-soft-pow_b_12117.html (Accessed 2014/11/30)

10 張蜀誠，〈「四力」觀點論中共軍事軟實力〉《空軍學術雙月刊》，2012年12月第631期，頁120。

11 黃建國，〈軍事軟實力理論〉，《當代軍事文摘》，2005年第4期，頁24；王幸生、吳志忠，〈軍事軟實力芻論〉，《解放軍報》，2007年6月7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7-06-07/0836448490.html>，檢索日期：2014年9月14日。

12 湯光鴻，〈必須重視我軍軟實力建設〉，《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2卷130期，2006年6月，頁98。

13 同註1，頁22。

14 彭化義，〈以軍事輿論影響力增強我軍軟實力〉《軍事記者》，2009年第3期，頁13。

15 馬根生，《軍事軟實力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4月），頁4。

16 鐘曉書、魏超，〈中國軍隊軟實力的運用〉《軍事記者》，2010年第3期，頁47。

17 周永壘，〈軍事軟實力的內涵和本質〉《海軍工程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頁61。

18 閻帥南，〈如何打造大國軍事軟實力〉《新華網》，2010年5月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2010-05/19/c_12116642.htm，檢索日期：2014年11月27日。

19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x.

20 Mark Hinchclife, "Soft Power and the Role of the ADF in Shaping the Australian Security Environment,"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Journal, No. 179, 2009, p. 7.

21 Joseph S. Nye, Jr., “Leadership power: Soft mix in with hard power,” Leadership Excellence, Vol. 25, No. 4(2008), p. 10.

22 同註1，頁37-40。

23 鄧一非，〈論提升軍事軟實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7月），頁27-48。

24 周永壘，〈軍事軟實力的內涵和本質〉《海軍工程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頁61。

25 謝奕旭、余宗基著，〈中華民國軍事軟實力的發展與應用芻議〉，收錄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60週年院慶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1年10月），頁30。

26 Joseph S. Nye, Jr., "Is Military Power Becoming Obsolete?" The Korea Times, January 13, 2010. At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19858/is_military_power_becoming_obsolete.html Accessed (2014/12/01)

27 同註14，頁13-14。

28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5.

29 同註1，頁3。

30 范斌，〈軍事軟實力與軍隊政治工作關係辨析〉《湖北經濟學院學報》，第6卷第2期，2009年2月，頁84-85。

31 顏旭、孫妹，〈軍事文化軟實力：從理論到實踐的初步探析〉，《海軍工程大學學報》，第7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52-57。

32 黃建國，〈軍事軟實力理論〉，頁24；湯光鴻，〈必須重視我軍軟實力建設〉，頁98；王幸生、吳志忠，〈軍事軟實力芻論〉，<http://mil.news.sina.com.cn/2007-06-07/0836448490.html>，檢索日期：2014年9月14日；楊春長、劉戟鋒，〈論軍事軟實力〉，頁22；彭化義，〈以軍事輿論影響力增強我軍軟實力〉，頁13。

33 馬根生，《軍事軟實力研究》，頁4；鐘曉書、魏超，〈中國軍隊軟實力的運用〉，頁47；周永壘，〈軍事軟實力的內涵和本質〉，頁61。

34 王正東，〈網上輿論：塑造軍事軟實力的利器〉《光明日報》，2014年6月25日，<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9&CurRec=30>，檢索日期：2014年11月26日。

35 同註35。

36 季桂林，〈異軍突起的軍事網站〉《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1月4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36458/8616909.html>，檢索日期：2014年12月6日。

37 〈軍網英文版：透明窗口已經打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2年10月23日，http://news.mod.gov.cn/big5/pla/2012-10/23/content_4407576.htm，檢索日期：2014年11月26日。

38 〈中國國際傳播邁出六大步〉《新華網》，2010年1月2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0-01/27/content_12884462.htm，檢索日期：2014年12月6日。

39 同註32，頁57。

40 同註31，頁84-85。

41 同註31，頁84-85。

42 齊三平，〈著眼軟實力實戰運用加強聯合作戰政治工作研究〉《西安政治學院學報》，第23卷第2期，2010年4月，頁19-22。

43 洪陸訓，〈新世紀的政治作戰〉（臺北市：國防部總政戰局心戰處，2007年4月），頁39。

44 沈明室，〈中共軍事軟實力的發展與運用〉收錄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60週年院慶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1年10月），頁49。

45 同註45。

46 何奇松，〈中國軍事外交析論〉《現代國際關係》，2008年第1期，頁51-52。

47 同註45。

48 章節，柳玉鵬，〈中俄軍事合作進入新階段〉《中國國防報》，2014年5月27日，<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47>，檢索日期：2014年11月26。

49 吳祖榮，〈軍事外交促進地區和平〉《浙江日報》，2014年4月29日，第6版。

50 李承禹，〈軍事軟實力概念與政治作戰發展趨勢：奈伊觀點的檢視〉，收錄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60週年院慶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1年10月），頁14。

51 王俊南，〈從「軍事倫理」面向探討軍隊支援災害防救任務〉，收錄於張文廣編《非傳統安全重大災害救援行動》（桃園八德：國防大學，2010年11月），頁60-61。

52 〈出席八八水災國軍災害防救有功官兵表揚大會致詞〉，《馬英九總統98年言論選集》（臺北：總統府，2009年），頁160。

53 同註62，頁61。

54 吳佑璋等，〈國軍援菲 愛心揚四海〉，《青年日報》，2013年11月，版1。

55 同註61，頁14。

56 〈藝工隊退場 藝人嘆可惜〉《聯合報》，2013年1月2日，<http://city.udn.com/59263/4908723>，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4日。

57 郭盛哲，〈國軍軍事轉型過程中的軟實力〉，收錄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60週年院慶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1年10月），頁66。

58 同註61，頁15-16。

59 趙娟、鄒霞，〈影響中國軍事威懾的主要心理動力〉《雲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頁5-9。

60 樓榕嬌、李智偉，〈從資訊時代戰略傳播思維析論國軍之新聞發佈〉《復興崗學報》，2010年第98期，頁30-38。

61 Lindsey J. Borg, Communicating With Inten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A: Harvard University), pp.1-4.

62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Values and Standards of the British Army,” January 2008. At http://www.army.mod.uk/documents/general/v_s_of_the_british_army.pdf (Accessed 2014/11/9)

63 同註15，頁113。

64 同註26，頁32。

65 同註15，頁113-114。

66 同註26，頁34。